《社區發展資料彙編》

類別︰ 社區工作理論

題目︰ 締造希望的生態社區

作者︰ 連瑋軒、彭靖珊（聖雅各福群會）

締造希望的生態社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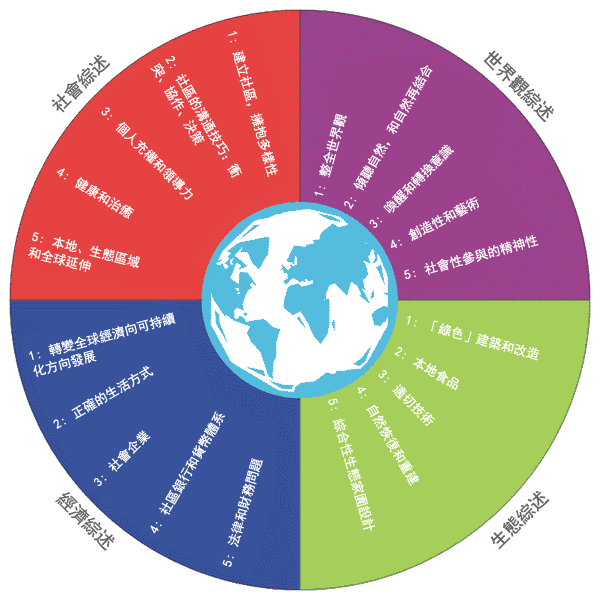
**簡介**

聖雅各福群會於2001年在灣仔開始推動「社區經濟互助計劃」，初時希望通過時分券促進地區經濟活動，舒緩當時貧窮問題，並實踐「人盡其才、物盡其用、地盡其利、各取所需」的目標。此計劃在2014年推展到上水，除了回應北區貧窮議題外，亦希望回應上水區內經濟發展單一化的問題，例如社區矛盾嚴重及居民社區參與每下愈況的情形。在以上的大背景下，我們於2014年在上水石湖墟開設了名為「土作‧時分」的小店，並開始以生態社區的模型進行社區工作。

**建立生態社區**

「土作‧時分」主要承傳自生態家園－可持續生活教育概念(EDE)，我們具體工作包含社會、經濟、生態及世界觀四個面向，同時亦希望在不同的介入下促使服務使用者有更整全的世界觀，了解並重新思考人與人及人與大自然之間的關係。

*生態家園－可持續生活教育概念示意圖:*



(社區伙伴網站，2017)

在社會方面，我們發現上水社區連繫薄弱及經濟單一化，使社區不同群體彼此出現隔膜。為提升社區多樣性及達致人盡其才的理念，我們積極以小組凝聚及組織身懷不同才能的街坊，讓他們得以在小組中互相學習，取長補短，並合力回應地區需要及環境議題。例如組織街坊設立二手資源小組，與他們共同處理社區資源浪費的問題，一起想辦法處理即將棄置到堆填區的二手物品，並促進社區資源配對及流通。小組介入(Group intervention)的目的除了一般社會工作學中常涉及的治療因子(Therapeutic factors)外，亦希望透過發揮組員所長及集結組員力量參與公共議題，另一方面，土作.時分下的不同小組亦以與組員平等參與和共同決策為方針，希望以此達致充權(empowerment)，務求組員看到及體驗到自己亦可以是改變社會的一份子。

在經濟方面，我們透過時分劵實現勞動平等及可持續的經濟發展。會員在時分劵系統中透過彼此的物品及服務交換令資源在社區流通，使本區經濟活動更有活力。同時亦提供服務交換及二手物交換平台促進會員因應自己所長於社區中實踐。我們不同的小組平台亦會提供不同的勞動及賺取時分的機會予會員，例如當值員、分菜員及工作坊導師等等。此外，我們一班會員亦組成了農行.知味合作社，透過食物加工將本地食材製成健康食品推廣給市民，希望藉此加強香港的本地生產及本地消費經濟活動。我們亦希望回應區內經濟過度單一及依賴大集團產品的問題，因此，上水土作。時分亦積極連繫北區不同組織，組成「北區墟市聯席」，自2014年起於上水開始舉行地區墟市，2017年起更固定每月進行「北區墟市節」，推動地區墟市的發展。我們期望地區墟市除了是為本地手作人提供經濟回報外，更重要是打破北區藥妝店、首飾店及各種連鎖店的經濟模式，為區內居民提供貼地的生活選擇及社區聚腳點。因此，除了一般的手作攤檔外，我們亦與其他團體合作於墟市中加入社區導賞團、工作坊及表演、石湖歷史展等元素，使北區居民體會不一樣的經濟模式。

在生態方面，我們希望通過社區支援農業(CSA)的方式推動市民認識本地農業。面對香港農業自給自足率下降及城鄉發展急速以致農地被大量侵蝕的問題，我們希望以擴闊農友銷售渠道、動員街坊以勞力協助農友及推動社區人士認識本地農業等方式支援本地農友。除了穩定協助他們轉售蔬菜外，我們亦以農場活動及農務體驗等方式推動更多人認識本地農業。此外，我們亦發掘了一些對本地農業有興趣的會員組成農行.知味合作社，由本地農友提供一些健康的非主流市場常見的作物，例如紫蘇及香茅，再經合作社社員加工及推廣給市民大眾認識。這種手工製作及手造食物可以減少生產過程中不必要的能源消耗及包裝，由有機種植至手工生產，皆體現出對生態環境的尊重。此外，我們亦在店舖內的擺設裝修及搬舖時展現出綠色建築的元素。首先，我們在建設店舖時善用社區剩餘資源，例如收集區內店舖的舊木箱、木板製作陳列架，店舖內的小電器及擺設則大多來自不同會員及區內機構的捐贈物，達致物盡其用，體現了善用社區資源及擴闊回收再用物料的可能性。最後，在兩次搬舖的過程中，我們也積極招募會員一起參與建設，例如招募會員一起油油漆、清潔打理新舖等等，一方面運用他們各自的能力所長，另一方面亦加強他們的共同參與感。

在世界觀方面，經過不同方面的工作介入，我們希望會員得以找回人與自然連繫的感覺，重新反思及認識人與大自然的關係。例如鼓勵會員在參與耕種活動後，學懂順應天時，心存謙卑的心來面對大自然。香港十分重視經濟發展，忽略了生態及農業價值，很多人也覺得與大自然的聯繫很少，甚至有人定勝天的想法。我們與街坊卻深信整全世界觀的重要，一同學習轉換意識，順應自然，並保存謙卑。會員透過個與農友互相交流、合作種植，及以農作物自家手造食物，逐漸認識土地與生活的密切關係。當愈來愈多會員支持本地農業，他們掌握了人和大自然，了解城市和鄉郊並不是對立的。大家明白到建立人與大自然和諧關係，各類生物相互依存的重要性。我們認為保持謙卑心，學懂順應天時，強調萬物共生是現今社會不可或缺的價值觀。

**生態社區作為社區工作介入的一種**

美國學者羅夫曼(J. Rothman)曾提出一個有關社區工作的分類框架，將社區工作分類為: 社區/ 地區發展(locality development)、社會計畫(social planning)及社會行動(social action)三種模式(Rothman,1995)。在此框架下，我們得以歸納生態社區介入模式與「社區/ 地區發展」有較多吻合之處，兩者皆具體一些核心元素，如「居民學會自助自決,掌握解決問題的能力」、「增強居民對社區的認同和歸屬感」、「過程目標(process goal)先於事工目標(task goal)」。

然而，生態社區的介入模式在不同地區其獨特性，不同地區的應用將十分依賴工作員對服務地區的社區觀察及將此模式脈絡化(contextualization)於當區之中。根據數年於上水的工作，我們大致將工作手法作以下分析:

***目的***

生態社區模式可視為促使服務對象反思生活及世界觀的文化計畫。正如上文提及，我們希望透過整全的介入(社會、經濟、生態)改善服務對象的生活質素，當中包括物質層面(以時分換取生活所需)以及非物質層面(獲得跨年齡層/ 跨社群的社交網狀及解難能力等等)。除此之外，我們亦十分重視透過實踐中體現及反思生活、勞動的意義，甚至是意識形態的轉變，例如對現代主義、資本主義、甚至性別議題等的批判反思。

***過程***

在生態社區的介入過程強調發揮當區服務對象及社區的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s)，處理由社區視覺出發的社區議題及運用服務對象未受資本市場重視的才能、技術與經驗，來建立跨社群的網絡。例子包括建立技能/ 服務交換平台供居民之間彼此發揮能力、組織相近興趣的居民組成小組應對區內議題(環保清潔用品生產組)。

此外，在組織過程中亦重視服務對象由下而上的參與。要注意的是，由下而上的服務對象參與不代表「工作員盡量減少介入」，恰恰相反，促進服務對象由下而上的參與在某些意義上更需要工作員高度介入。在這個層面中，工作員的介入包括協助服務對象整理及概念化他們在日常生活中面對的情況、促進服務對象進行有條理及理性的討論、協助及鼓勵他們以集體而有組織的行動回應社會現況等等。這些工作往往比由上而下的介入更花精力及時間。

**非一般的社區工作?**

上文提及生態社區模式重視整全的介入(社會、經濟、生態)，這亦是此工作模式與傳統重視組織倡議的社區工作或社會行動較明顯的分野。

由於工作介入的文化目的重視反思生活及意識形態，因此亦強調生活層面及消費習慣的改變。在這意義上，生態社區工作與關注特定政策及組織弱勢的倡議工作有明顯分別。有論者認為這種社區工作模式與傳統手法大相逕庭，不應視作社會工作的介入。然而，我們卻相信這是實踐社會工作對公義、充權、自主等核心信念殊途同歸的手法，甚至互相補足的體現。

傳統倡議工作強調對服務使用者公共意識提升及為弱勢充權等價值，然而，單單強調這些工作手法有時未能直接處理弱勢社群所面對的生活壓力、個人層面充權及建立社會網絡等經濟及社會面向。這亦是生態社區及社區經濟模式所能補足的部分。而且，我們亦相信社會的改變往往是人心的改造及整體意識提升，這些工作未必能單靠單一界別或群體的介入而達到目的。例如社會不同階層人士很難參與弱勢社群的組織工作，又或者弱勢社群的組織工作很難同時處理有關基層的生活經濟及社交需要。相反，由於社區經濟及生態社區工作講求跨階層參與，因此較難集中力量處理單一政策的改善及某一弱勢群體的處境。這正正突顯出不同形式的社區工作模式之間互相補足的重要性，相信這亦是我們希望達致一個更公義、公正及平等的社會的。

**展望將來**

四年工作說長不長，說短不短，在以上的反思過後，亦希望借此機會和讀者分享我們將來的計劃及想法。

***開拓自家生產線，在地解決社區需要***

我們的介入強調勞動平等、本地消費、減少對外資的依賴及發揮服務對象

所長。因此運用服務使用者的能力開展本地生產及運用當區資源，透過勞動為服務對象提供服務及產品是十分重要的。因此我們將積極組織服務對象組成自家生產隊以回應當區面對的問題，一方面活用本地勞動力，減少購買大集團產品造成的跨地域剝削，一方面亦能由下而上推動居民自行處理環境受污染及身體力行對抗集團式經濟。

***吸納多元參與，善用不同背景人士資源***

社區之中存在不同階層、不同背景的群體，善用多元及擁抱差異性亦是建立一個更整全的社區經濟系統的重要元素。因此，我們亦計劃吸納更多不同背景的居民參與計劃，同時亦希望與當區的小店合作，促進時分於地區的流通，令服務對象得以在中心以外的社區運用時分劵。我們現時組織不同街坊小組，例如小店組、農夫組、長者組等等實地認識地區中不同持份者的需要，希望將來可以吸納更多元化的組織及個人參與，使這個經濟系統更豐富。

***推動城市轉型***

除了在上水區的發展，我們亦期望將來於不同地區及團體分享自身的經驗，推動更多有心人在不同地區努力，一起提高到香港的「社區抗逆力」，所謂「社區抗逆力」指即便香港面臨不同的環境衝突時(如經濟環境、氣候變化、社區關係、環保工作)，整個社區仍可以獨立運作，能夠避免外來的衝擊。現時我們特別希望協助有心的地區團體建立健康及具內凝力的小組(healthy group)，同時分享有關組織者如何推動參加者的內在轉化(inner change)。我們希望這些分享及交流有助地區團體打好根基，得以和我們共同回應香港面臨的全球化問題。

**結語**

社區經濟及生態社區模式在香港實踐的日子仍然面對不少困難，對照日本、英國等外國例子，不難發現香港在實踐方面仍屬起步階段。然而，在今天的香港，除了政策上的轉變外，對現況及意識形態的反思及人心的改變是不可或缺的工作，這亦是本文標題中「希望」的意思。

Reference:

Rothman, J. (1995). Approaches to community intervention. In J. Rothman, J. L. Erlich, & J. E. Tropman (Eds.), Strategies of community intervention